

# 卷六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之一

## 祭天地桃園結義

景陵鍾 惺伯敬父批評  
長洲陳仁錫明卿父較閱

書名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明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 明 鍾惺 評 明 陳仁錫 校

卷六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  
編號 D863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後漢桓帝崩。靈帝即位時年十二歲。朝廷有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  
司徒胡廣六相輔佐。至秋九月中。涓曹節王甫弄權。竇武陳蕃預謀  
誅之。機事不密。反被曹節王甫所害。中涓自此得權。建寧二年四月  
十五日。帝在梁。群臣於溫德殿中。方欲陞座。殿角狂風大作。見一條青  
蛇倒於丹捍者無數。須臾不見。片時大雷大雨。降以水  
東都城中壞却房屋數千餘間。建寧四年二月。洛陽  
海水泛溢。登萊沂密。盡被大浪捲掃。居民入

書名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明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 明 鍾惺 評 明 陳仁錫 校  
卷六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  
編號 D863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都城中壞却房屋數千餘間。建寧四年二月。洛陽  
海水泛溢。登萊沂密。盡被大浪捲掃。居民入

尾一年事實

總評

本初不聽許攸之言其敗宜也孟德安英雄私書盡焚彼正欲用人故假作大肚腸以安將士此正老瞞大奸處非真大量也

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之六

景陵 鍾 惺伯敬父批評

曹操倉亭破袁紹

西吳 陳仁錫明卿父閱訂

却說沮授被執曹操待以上賓授但求死義不肯屈放于軍中盜馬欲歸操恐為後患殺之而後甚悔親自設祭遂與建瓚于黃河渡口立碑曰忠烈沮君之墓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進運追龍冀州城邑聞操大破袁紹盡皆膽裂諸軍前投降操皆撫慰之却說袁紹帳中單衣引八百餘騎至黎陽北岸有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心復事盡訪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眾眾聞紹在又皆蟻聚軍威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夜聞哭聲遂私往聽之軍皆訴說喪兄失弟亡伴去親者不可計數都捶胸而哭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苦也紹大悔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吾今回

此評三國志

卷之六

卷之六

田豐

田豐

去有何面目而見田豐耶。次日上馬正行之間。逢紀引軍來。逢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逢紀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料也。紹大怒曰。豈儂怎敢笑吾。吾必殺之。逢紀又曰。田豐常對獄卒曰。袁本初再求我時。吾却不用謀矣。却說田豐在獄中。獄吏曰。與別駕賀萬全之喜。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全師大敗而回。想必見重于君也。豐笑曰。吾今日死矣。獄吏問曰。人皆為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外實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獄吏未信。忽使者賞劔至。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乃具酒食與之。豐曰。吾知必死。願借利刃。獄吏皆不忍與之。眾人流淚。豐曰。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事之者。是無智也。不識嫌疑而進之者。是不明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乃自刎于獄中。後史官有詩曰。

鉅鹿田元皓。天姿邁等倫。周朝齊八士。殷室配三仁。直諫于袁紹。忠心如救兆民。堪嗟牢內死。黃土蓋麒麟。

又有詩歎袁紹云。

昨朝沮授軍中失。今日田豐獄內囚。河北檣櫓皆折斷。本初焉不喪家邦。

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君。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于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田豐死于獄中。知者皆哭。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共掌君權。紹所生三子。一甥。長子袁譚。字顯思。出守青

自稱  
本此

州。次于表熙。字顯奕。出守幽州。三子表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生甥高幹。出守并州。表尚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劉氏常于紹前稱讚。尚有才德。紹故留在身邊。自官渡兵敗之後。譚再往青州起兵。熙幹皆不在。劉氏勸紹立尚為後嗣。令掌軍馬。當初審配逢紀與表尚為輔佐。幸評郭圖與袁譚為輔佐。四人各為其主。常有不足之心。尚時表紹與審逢郭表四人商議曰。今吾命弱。吾立其後。為河北之主。長子譚為人性剛好殺。雖然聰明。事多躁暴。二子熙。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汝意如何。郭圖進曰。昔日沮授曾諫主公。言猶在耳。授有言曰。世稱萬人爭逐一兔。一人獲之。貪者遂止。分定故也。譚為其長。今居于外。此為亂之萌也。自古遷長立幼。家邦不定。廢嫡立庶。天下不安。今軍勢稱控。曹操壓境。又使譚尚爭之。乃自取亂之道也。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勿使家亂。表紹不決。

人報表熙自幽州引兵六萬前來助擊高幹引兵五萬自并州來助

天

謂引兵五萬自青州來。紹喜。再整冀州人馬來戰曹操。此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于河上。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操見父老數人。蒼髮盡白。皆拜于地。操請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少年紀。答曰。皆近百歲。操曰。吾軍士驚擾汝鄉。何喜之有。父老曰。桓帝時。有黃星見于楚宋之分。彼遼東殷墟。善曉天文。夜宿于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于乾象。正照此間。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間。其終不可當。天下無敵矣。今以年紀之。整整五十年。表本初。重斂于民。民皆生怨。丞相與仁義之兵。弔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表紹百萬之眾。正應管將殷墟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如老丈所言。何以當之。取酒食。續帛。以賜老人。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于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人報表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

此處

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人報表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

至倉亭下寨。操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紹下戰書。操批回曰。下寨  
嚴使。因見紹兩軍搖鼓各披掛上馬。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喚紹  
各話。紹引三子一甥。文官武將。擺于兩邊。操曰。計窮力盡。不若投降。  
直待刀臨項上。恐悔不及矣。紹大怒。回顧眾將曰。誰敢出馬。袁尚欲  
于父前耀武揚威。便舞雙刀。飛馬出陣。來往奔馳。操指曰。此何人也。  
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尚也。言猶未畢。一將挺鎗早出。操視之。  
乃徐晃部將史渙也。兩騎相交。不三合。尚撥回馬刺斜而走。史渙趕  
來。袁尚拉弓搭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子得  
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將過來。混戰。從午至酉。各折軍校。日暮分  
開。鳴金收軍。還寨。操與眾將商議。破袁紹必勝之策。程昱獻十面埋  
旗之計。可擒袁紹。令操退軍于河上。先令軍十隊伏之。紹若追至河  
上。軍必死。戰矣。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左一隊夏侯惇。右二隊張

遼。左三隊李典。左四隊樂進。左五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右二隊張  
郃。右三隊徐晃。右四隊于禁。右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為先鋒。次日十  
隊先進。埋伏左右。已定。操待半夜。令許褚引兵前進。備作劫寨之勢。  
袁紹五寨軍馬。一齊俱起。許褚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  
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操軍無去路。操大呼曰。吾亦在此。諸軍何不  
死戰。軍急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先。力斬十數將。眾皆大亂。袁  
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趕來。正行之間。一聲鼓響。左邊夏侯淵。右邊  
高覽兩軍奮出。惡殺一陣。袁紹聚三子一甥。死衝血路奔走。又行不  
到十里。左邊樂進。右邊于禁。肋下殺出一陣。殺得紹軍屍橫遍野。血  
流成渠。又行不到數里。左邊李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殺得袁  
紹父子。膽喪心驚。奔入舊寨。令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遼。右邊  
張郃。透寨而入。紹慌上馬。前奔倉亭。人困馬乏。欲待歇息。後面曹操

大軍起來。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前面兩軍擺開。乃曹氏宗族家之黨。右壁龐豐。曹洪。左壁龐夏。侯惇。官佐去路。紹大呼曰。若不決死。我必為所擒也。奮力衝突。得脫重圍。袁熙高幹皆被箭傷。紹連夜走百餘里。方脫所隨馬步人眾。約有萬餘。大半各自潰散。少半皆被殺。袁紹抱三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眾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紹曰。吾自歷戰數十場。未若官渡倉亭之失。乃天喪吾也。操必來追。汝等各回本州。誓與曹賊一決雌雄。譚曰。青州兵糧極多。兄請去。再為整頓。紹教引辛評郭圖。火急隨袁譚前去。理會恐曹操犯境。令袁熙再回幽州。高幹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與審配。逄紀。管領軍士。城中廣積糧草。準備曹操兵來。却說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探察冀州虛實。然後進取。細作探知。回報紹臥病在床。袁尚審配緊守城池。袁譚袁熙高幹皆回本州。眾皆勸操可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又有機謀。急不可拔。且今禾稼在田。功又不成。枉廢民業。姑待秋成。取之未晚。眾曰。若恤其民。必悞大事。操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若廢其民。縱得空城。有何用哉。正持疑未決之間。忽報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眾。聽知丞相盡提軍馬河北。出征。見今令劉辟守汝南。劉備乘虛引軍來攻許昌也。少刻荀彧書到。亦言此事。操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望汝南來迎。劉備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劉玄德敗走荆州

曹操兵至冀州境界。歎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鄉人民死喪。器盡。終日不見所識。使吾感傷。况禾稼在田之時。不可擾動。權且罷兵。正面荀彧書到。說劉備欲攻許昌。可速回軍迎之。操留曹洪屯兵河上。遂勒兵向東。劉玄德探知曹操兵來。近穰山五十里下寨。軍分三

隊屯東南角。雲長屯兵西南角上。張飛屯兵正南寨中。玄德遣雲  
人報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出馬。  
于門旗下。操以鞭指而罵曰。吾待汝為上賓。汝何背義忘恩耶。玄德  
大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為國賊。吾乃漢室宗親。故討反賊耳。操曰。吾  
奉天子明詔。四方招降討逆。汝敢亂言耶。玄德曰。汝詔乃虛誕之言。  
吾有天子密詔在此。操曰。汝休託言。玄德遂誦衣帶詔。操大怒。教許  
褚出馬。玄德背後一將。挺鎗出馬。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指兩言曰。此  
賊昔日偷過吾寨之人也。許褚趙雲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  
然東南角上喊聲大震。雲長引軍衝突而來。操欲分兵迎之。西南角  
上喊聲大舉。張飛引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操軍遠來疲困。不  
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領軍追二十里方回。玄德得勝。大殺一陣。心  
中甚喜。使人探聽操兵退五六十里。玄德與眾人言曰。不意今番挫  
動曹操之銳氣也。雲長曰。未可輕視。操奸計極多。恐必有計。玄德曰。  
此退即怯戰也。玄德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又使張飛搦  
戰。操兵亦不出。玄德愈疑。忽報冀都運糧至。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  
張飛去救。流星馬又報張遼引軍。抄背後徑取汝南。玄德曰。雲長所  
料是也。此間滯住吾兵。必使張遼攻取吾家基業矣。可宜速救老小。  
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半日。速報玄德曰。張遼打破汝南。劉辟  
棄城而走。雲長亦被圍住。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冀都。也被圍住。  
丁玄德要起。猶恐操兵後襲。小卒來報。許褚搦戰。趙雲欲出。玄德曰。  
不可出敵。存下氣力。今夜棄寨。望穰山而走。子龍拒住不出。候至天  
曉。教軍士飽餐。步軍先出。馬軍後隨。寨中盡傳更點。玄德等離寨約  
行數里。轉過土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劉備。丞相在  
此。車等四面火鼓喧天。山上曹操自呼劉備快降。玄德慌尋走路。趙

雲曰主公勿憂。但跟臣來。趙雲挺鎗躍馬殺開走路。玄德掣雙股劍。後馬急戰之間。張遼忽至。與趙雲相戰。背後于禁趕到。玄德助戰。勦落。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便走。聽得背後賊聲漸遠。玄德望深山僻路。單馬逃生。捱到天明。側首一彪軍撞出。玄德大驚。乃劉辟敗軍千餘騎護送。玄德老小皆到。劉辟引孫乾簡雍糜芳亦至。玄德問之。皆曰張遼軍至。勢不可當。因此棄城而走。遼兵趕來。幸得雲長背後當住。因此得脫。玄德曰。二弟雲長皆不知如何。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又尋覓。行到數里。一棒鼓响。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張郃也。大叫劉備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磨動。背後一軍從山塢內擁出。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功名不成。不知就死。欲拔劍自刎。劉辟急止曰。各某死戰。奪路救君。辟便來陣後。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于馬下。玄德正慌。方欲自戰。高覽後軍忽然大亂。一將衝陣而來。鎗起處。高覽翻身落馬。刺高覽者。乃子龍也。玄德大喜。子龍縱馬挺鎗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郃與子龍戰十餘合。氣力不加。撥馬便走。子龍乘勢衝殺張郃。郃又欲戰。子龍見郃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正奪路間。只見雲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郃。救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比及去救。都龔都已被夏侯淵所殺。飛與龔都去報警。殺散夏侯淵。迤邐趕去。被樂進徐晃攔住。雲長路逢敗軍。尋踪而去。殺退樂進。徐晃與飛同回見玄德。人報曹軍大隊趕來。玄德教孫乾等保護老小先行。玄德與關張子龍在後。且戰且走。操見棄寨去遠。收軍不趕。玄德總無一千軍取路而走。前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土人知是玄德。奉獻羊酒。乃聚飲于沙灘之上。玄德酒酣。乃發悲曰。諸君皆有王佐之



德長

老

長

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寤寤及諸君今日上無片瓦蓋頂下無...

不 斷 腸

雪長曰兄言差矣某昔聞高祖共項羽同爭天下數敗于羽後九...

主公也玄德大喜便差孫乾先往荆州到郡入見禮畢劉表問曰汝...

君欲極力扶持社稷但恨兵微將寡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

公加兵使九州生靈不安不知斬乾首以獻曹公曹公必重待于公...

此

蔡瑁  
安可其論仁義之道劉使君赤心報國言必有信忠孝兩全之士豈肯屈身于俗子之下哉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宗族之兄實洪大度

在乃殺父之徒操誠欺君之賊表紹不納忠言損害賢良似此等輩安可其論仁義之道劉使君赤心報國言必有信忠孝兩全之士豈肯屈身于俗子之下哉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宗族之兄實洪大度敬老尊賢愛民惜物乃當世之英雄故千里而投之甯何獻讒言而妬賢嫉能耶劉表聞之用言叱退蔡瑁曰吾主持已定汝勿多言蔡瑁羞慚滿面而退表問玄德何處乾曰見在江口表曰吾自出郭迎之使乾與人先往表出郭二十里迎接玄德見表拜伏甚恭表泣訴親情待之甚厚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回入荊州尋院宅居住已定連日設宴叙說前事蔡瑁雖懷不足安敢形于顏色玄德到荊州時建安六年秋九月也却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荊州投奔劉表操欲就攻之程昱諫曰表紹未除而一旦便下荆襄倘表紹從北而起兩下夾攻劉表有劉備之功表紹有三子之功則大難矣

術  
曹作

紹  
之師來攻荆襄南北之利易如反掌操曰善遂提兵回許都時建安七年春正月也曹操商議興師先差夏侯惇滿寵鎮守汝南以拒劉表之勢遂留曹仁荀彧守許都盡撥軍馬前赴官渡却說表紹自舊歲感吐血症候今經漸可商議攻許都之策審配諫曰自舊歲官渡倉亭之敗軍心未振尚當深溝高壘可以養軍民之力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候兵臨城下將至壕邊敵之未易吾自領大軍出迎表尚曰父親病體未痊不可遠征兒願提兵前去迎敵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表譚幽州取表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破曹操未知勝負如何

總評

民為邦本孟德國賊猶能知之不害禾稼况興王定霸者乎後曰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孫乾未見劉表先與玄德曰乾一往景升必出境迎及見果然孫乾不獨能言亦可謂有膽有識有力者矣

袁譚袁尚爭冀州 第三十二回

袁尚自斬史渙之後意氣自負欲于父前顯耀才能不待袁譚等兵至自引兵數萬便出黎陽與南軍前隊相遇張遼當先出馬袁尚血氣方剛挺鎗躍馬來與張遼交戰不三合隔架遮欄不住大敗而走張遼掩殺尚不能主張急急引軍連夜回冀州袁紹聞袁尚敗回受那一驚舊病又發吐血一灘昏倒在地劉夫人急救入後堂漸漸不省人事劉夫人急請審配逢紀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之審配就床前寫遺書劉夫人曰袁尚可繼後嗣否紹點頭便教寫遺書紹翻身大叫一聲吐血斗餘而死後有詩曰

景升公卿立大名少年天下自縱橫空留後備三千客談有英雄

百萬兵羊質虎皮功莫說鳳毛鷄膽事難成可憐一種傷心病斷

跡相傳兩弟兄

氣欲吞天志不高有謀無斷豈英豪圖王霸業渾如夢狂言傷心吐血勞

論曰袁本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聚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水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狽剛而不和懷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亾徵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坐收天運旋蹤三分其猶木偶之于人也

時建安七年夏五月也劉夫人舉喪未及遷葬將袁紹所愛寵妾五

人殺之恐陰魂于九泉之下再與紹相見見其頸刺其面毀其屍其

如忌如此。袁尚恐寵妾家屬爲害。盡收而殺之。審配逢紀遂立袁尚爲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遣書報喪。袁譚已自發兵離青州。知得父死。遂與郭圖辛評商議。圖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袁顯甫爲主矣。當速行。辛評曰。若速往。必遭大禍。審配逢紀預定機謀矣。袁譚曰。若此當如何。郭圖曰。可屯兵于城外。觀其動靜。某當親往以察之。譚令郭圖入冀州。見尚禮畢。尚問兄何不至。圖曰。在軍中抱小疾。不能相見。尚曰。吾受父親遺書。立我爲主。加兄爲車騎將軍。即日南軍壓境。請兄爲前部。吾隨後便調兵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策。願乞審正。南逢元圖二人爲輔。尚曰。吾欲此二人早晚調遣。如何離得。圖曰。如此。主公必不放心。尚教三人內一人去。二人

都推却。向教拈鬪。拈着逢紀。就贖印綬。一同郭圖赴軍中相輔。紀隨圖出城。見譚無病。心中不交。納上印綬。譚大怒。欲斬逢紀。郭圖諫曰。此父命不可違也。遂免之。郭圖密與譚曰。日今曹軍在境。且未可言。只留逢紀在此。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不遲。古人有云。小不忍則亂大謀。今留逢紀。某之計也。譚喜。即時拔寨起行。前至黎陽。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與曹軍對壘。操遣徐晃出馬。與昭戰不數合。一刀斬昭于馬下。掩殺一陣。譚軍大敗。譚收敗軍入黎陽。遣人求救于尚。尚與審配計議。配云。畧應付些軍馬。多則有悞于事。遂發兵五千餘人。操使人探知。救軍已到。遣樂進李典引兵于半路接着。兩頭圍住。盡殺之。袁譚知尚止撥軍五千。又被半路坑殺。喚逢紀責罵曰。教汝隨我。何相輕也。紀曰。容某作書去請主公。必親自來也。譚令紀作書。遣人到冀州。尚與審配共議。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爲曹軍在境。若曹破則來爭冀州矣。今不可發兵。借操之力。先除譚則無後患。尚從其言。不肯起兵。使回報譚。譚大怒。立斬逢紀。欲議

曹有人密報表尚曰。今譚困乏則降曹也。兩攻其勢。冀州危矣。尚慌  
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州。自領軍來黎陽救譚。尚問軍中議。敢  
為前部。大將呂曠呂翔兩兄弟願出去。尚點兵三萬與呂曠為先鋒。  
先至黎陽。報說尚自引兵來救。譚大喜。罷降曹之意。譚屯兵城中。尚  
屯兵城外。為犄角之勢。此時表熙高幹皆領軍到城外。屯兵三處。每  
日出奇兵與操相持。尚數敗操兵。累勝不能盡除。至建安八年春二  
月。操分路攻打譚尚熙幹。皆大敗。棄黎陽而走。操引兵追至冀州。譚  
與尚入城堅守。熙幹離城三十里下寨。虛張為勢。操兵連夜攻打不  
下。郭嘉進言曰。表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併。各有餘黨。急  
之則相救。緩之則爭心。生不如收兵。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候其  
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操曰。其言極善。命賈詡為太守守  
黎陽。曹洪引兵守官渡。操引大軍還許都。譚尚熙幹自退。遂相  
慶賀。表熙高幹各自辭去。表譚與郭圖辛評計議。我為長子。反不能

承祖父之基業。表尚賸母所生。今承大爵。如何奪之。圖曰。主公可勒  
兵于城外。只做請表尚審配筵席。就中埋伏刀斧手。先殺二人。大事  
定矣。譚從其言。別駕王修自青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左  
右之手也。今與他人爭鬪。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安可得勝乎。夫棄  
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護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  
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橫行于天下。願主  
公詳之。譚大怒。叱退王修。使人去請表尚。尚與審配商議。配曰。此必  
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姦計。尚曰。奈何。配曰。不如乘勢攻之。表  
尚全裝慣帶。起兵五萬。擺布軍馬出城。表譚見表尚領軍來。猜知事

泄。便披甲上馬。與尚交鋒。尚大罵。譚亦罵尚曰。汝藥死嚴父。奪其名  
爵。今又來殺兄耶。二人親自交鋒。表譚大敗。尚親冒矢石。衝突掩殺

表譚大敗

官所管

黎陽曹洪

譚引敗殘軍馬奔走平原。平原即今濟南府平原縣尚收兵還。表譚與郭圖再議

進兵。令岑璧為將領兵前來。尚自引兵出冀州。兩陣對圓。旗鼓相望。

壁出罵陣。尚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舞刀。來戰岑璧。二將戰無數合。

斬岑璧于馬下。掩殺譚兵大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尚一發勦除根本。

遂乃進兵追至平原。譚又勒兵回戰。抵當不住。退入平原。堅守不出。

尚三面圍困攻打。譚見城中糧少。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將軍憂兵乏。

糧少。顯甫盡率其眾而來。久自不敵。愚意可遣人投曹公。使提兵來

擊顯甫。曹公軍至。必先攻冀州。顯甫必還救之。將軍引兵而西。自鄴

迤北。尚可據矢。若曹公擊破顯甫。其兵奔走。又可飲而取之。以拒操。

操遠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趙國迤北。皆我之兵。亦足與操為敵矣。

譚曰。可用何人為使。圖曰。此間有一人能言快語。乃潯陽陽翟人。姓

辛名毗。字佐治。見為平原令。可往。譚曰。此人乃辛評之弟。可議論于

曹圖曰。他兄弟二人。甚是和睦。便可命之。譚即時去請辛毗。毗聞此

言。欣然便至。譚修書呈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而回却說辛毗到

于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問其故。毗言。表譚

使毗特來納降。操看書畢。留辛毗于寨中。操聚文武計議。程昱曰。表

譚被表尚攻擊太急。不得已。使辛毗來降。不可准信。且使劉表待表

氏兄弟。自相吞併。然後可圖也。呂虔曰。劉表方強。宜先平之。滿寵曰。

丞相既引兵至此。安可便回也。荀攸曰。三公之言。未盡其善。以愚意

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

可知矣。表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雖然。敗猶得民心。若二子

和睦以守其成業。天下未可定矣。今兄弟結冤。勢不兩全。因此來降。

若提兵先滅表。尚後觀其變而除之。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操

曰。善。遂遣使許之。表聞之。大喜。遂遣使許之。表聞之。大喜。遂遣使許之。

表聞之。大喜。遂遣使許之。表聞之。大喜。遂遣使許之。表聞之。大喜。遂遣使許之。

程昱所見與郭

和睦

大喜便邀辛毗飲酒。操曰：袁譚之降，其真耶？詐耶？袁尚之兵，豈可必勝耶？毗對曰：明公勿問真與詐也。只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他人能同其間。乃謂天下可定于已也。今一旦求救于明公，此可知也。願南見顯思危，困而不能取，此方竭也。兵革敗于外，謀臣謀于內，兄弟讒隙，國分為二。連年戰伐，甲冑生蟻，加之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于上，人事困于下，民無問惡者，習者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滅袁氏之時也。兵法云：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糧食者，不能守也。今明公提兵攻鄴，尚不還救，則失城郭，尚還救，則譚踵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憊之寇，如迅風之掃秋葉矣。天以袁尚付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豐樂之地，國內民和心順，急未可搖動。今二袁自相殘害，可謂樂矣。居者無倉行者無糧，可謂凶矣。若不暇待下年豐熟，袁氏改過自相和睦，急難動推

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于河北，河北既平，則六軍成而天下震，天下震則霸業成矣。願明公詳之。操大喜，踴躍而言曰：恨與辛佐治相見之晚也。即日督軍還取冀州。袁尚知曹公軍馬渡河，急急引軍還鄴。袁譚見尚返寨退軍，大起平原軍馬隨後趕來。行不到數十里，一聲砲響，兩軍齊出。左邊呂曠，右邊呂翔，兄弟二人截住袁譚，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決水滄冀州

建安八年冬十月，曹操引兵棄西平，還取冀州。玄德恐操有議，不敢追襲，自回荆州。操進兵渡河，袁尚慌引軍還，留呂曠、呂翔二將斷後。袁譚趕來，二將截住歸路。袁譚于馬上泣告二將曰：吾父在日，譚不曾慢待于二將軍，何從吾弟而相逼耶？二將聞言，皆下馬降。譚曰：勿降我也。可降曹丞相。二將隨譚見操，操大喜，自將女許譚為妻。

獲一二人為標遂封二將為列侯譚請操攻取冀州操曰未可方今

糧草不接搬運勞苦我由濟河過淇水入白溝淇水出懷慶府清淵縣白溝河各在保定

流即宋與元分界處以通糧道然後進兵令譚且居平原帶呂曠呂

騭退軍于黎陽屯住郭圖語表譚曰今曹操以女許婚恐其虎意又

帶呂曠呂騭去皆封列侯此是撈籠河弄人心終久不容主公也可

刻將軍印暗使人送與呂騭等二人令作內應待操破了表尚可乘

其便而謀之譚曰此言有理遂刻將軍印一顆暗送與二呂二呂受

託將印來稟于操操大笑曰譚暗送印者欲汝等為內助也待我破

了表尚就裏取事此小計也吾破向之後軍糧皆足豈能害我哉汝

等且權受之自此曹操便有殺譚之心建安九年春二月表尚與曹

配商議今曹兵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也知之奈何配曰可發檄

使武安長尹楷屯毛城武安今屬廣平府邯鄲縣通上黨上黨今屬山西路運糧道令沮授之于大將

沮鵠守邯鄲邯鄲今屬廣平府邯鄲縣以遠攻曹公曹公即曹操主公可進兵平原急攻之先

絕表譚之禍然後破曹表尚大喜留審配守冀州使馬延張頭二將

為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譚知向兵來近告急于操操曰吾正待

如此必得冀州是時許攸自許昌來聞向又攻譚人見操曰丞相何

坐而欲待天雷誅殺譚尚二表乎操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洪先進

兵攻鄴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兵臨本境楷引一軍來迎楷出馬操

曰許仲康安在只見陣中一騎馬從側首便出尹楷措手不及一刀

斬于馬下餘眾奔潰操拈過大半投降操勸兵取邯鄲沮鵠進兵來

迎張遼出馬與鵠交鋒戰不三合鵠大敗走入軍中遼趕入去兩馬

相離不遠遼急取弓箭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揮軍馬掩殺眾皆奔散先

除此二害遂引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遠城築起土



此亦不  
知不  
知不

此亦不  
知不  
知不

李和  
是  
李和

拿下打四十脊杖。馮禮恨之，開門降操。操問破城之策，禮曰：突門內  
 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放火，城可拔也。操教禮引三百壯士，黃夜掘地  
 道而入。審配夜夜城上點視軍馬，當夜見突門閣上，城外無燈火，  
 曰：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運石擊突，開門，門開，馮禮  
 及三百壯士皆死于土內。操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退一軍于  
 洹水之上，以候袁尚回兵。袁尚攻平原，聽知曹操已破尹楷，沮鵠即  
 日圍困甚緊。軍兵一半回救冀州。其將馬延曰：不可從大路去，曹操  
 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西山出滏水口，去却曹營必解圍也。尚曰：吾  
 先往恐不利，汝與張顛隨後，便至馬延張顛屯軍處，尚比及行，先  
 有細作去報曹操。曹操諫曰：歸師勿掩，可以避之。今袁尚軍老小必  
 在城中，軍兵回來必死戰矣。操曰：尚從大道上來，吾即避之。若從西  
 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也。吾料袁尚必從小路而來，忽一人報曰：尚  
 不從大道而來，從西山小路，遠出滏水界口。操拍手笑曰：天使吾  
 冀州也。操曰：彼若來，必舉火為號。令城中接應，分兵兩路擊之。大事  
 就矣。却說袁尚出滏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  
 一邊靠着滏水，尚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至夜焚燒為號。遣主簿李  
 孚扮作曹軍都督，于路責喝諸營軍士，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  
 是李孚聲音，放入城中。說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  
 兵出亦舉火，配教城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孚曰：城中無糧，可發老  
 弱殘兵并婦人投降，以免城中饑色。若百姓一出，便以兵繼之。配從  
 其論。次日城上豎白旗，上寫冀州百姓投降。寨中人報曹操，操曰：  
 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出降，以免饑色。後必有兵出也。操教張  
 懸徐晃各引三千軍馬，伏於兩邊。操自張麾蓋，眾軍一齊擁至城下。  
 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携幼，手持白旗而出。操曰：我知百姓在城

中受苦若不出來就食早晚皆餓死矣。衆皆拜伏于地。操教于後軍討糧食。老弱百姓約有數萬。百姓纔然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將紅旗一招。張遼徐晃兩路兵出亂殺。城中兵回。操自飛馬趕來。到吊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倒曹操坐下馬。操登上正中兩龍險。透其頂。衆將急救回陣。操更衣換馬。便引衆將來攻尚寨。尚自迎敵。時三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表尚大敗。尚引敗兵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顛軍來。操使呂曠呂翔去招安二將。迎于半路。出馬打話。呂曠曰：表尚死在旦夕。曹丞相寬洪大度。禮賢敬士。如其降之。不失封侯之位。馬延張顛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爲列侯。次日進兵攻打西山。先使二呂馬延張顛斷尚糧道。尚情知西山守不住。夜走濫口。安營未定。四下火光。逕入伏兵。盡起。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尚軍大潰。退走五十里。被遣豫州刺史陰斐陳琳請降。操許之。連夜使張遼徐晃却去劫尚寨。尚盡棄印綬節鉞。衣甲輜重。連夜望中山而逃。

州府定

屬真定

操回軍攻城下。許攸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滄之。操然其計。先差軍于城外掘壕。塹週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看操軍在外掘塹。河極淺。配暗笑曰：此是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池之計矣。壕深可灌。如此之淺。安能用哉。可一越而過也。衆將來白審配曰：今城外掘壕。可以擊之。配曰：空費其力。一任爲之。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併力發掘。比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尺。更兼糧絕。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鎗挑表尚印綬衣服。招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于城頭上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城中困極。宰馬爲食。軍士餓倒。不能守把。審配兄之子名榮。素與辛毗至厚。見在城下號哭。密寫獻門之書。拴于箭上。射下城來。軍士拾獻辛毗。毗將書獻操。操喚諸將聽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

此亦意

是賊大

來軍士拾獻辛毗。毗將書獻操。操喚諸將聽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

裴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榮大開西門放兵入幸

裴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榮大開西門放兵入幸

裴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榮大開西門放兵入幸

裴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榮大開西門放兵入幸

裴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榮大開西門放兵入幸  
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樓上見將軍已入  
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晃生擒審配以索綁之解出  
城來路逢辛毗毗咬牙以鞭鞭配首曰賊奴今日真死矣配大罵曰  
狗彘正由汝引曹操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我耶  
解見曹操操曰汝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指曰此是汝姪審  
榮所獻也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于此操曰昔日孤之行圍何等之  
多耶配應曰恨少恨少操曰卿忠于裴氏不容不如此汝肯降吾否  
配曰不降不降幸毗哭拜于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盡遭此賊殺害願  
丞相戮之以祭冤耳配曰吾生為裴氏臣死為裴氏鬼不似汝輩謹  
詔阿諛之賊耳可速斬我操教捧出臨受刑叱行刑者曰吾王在北  
不可使吾南面而死配向北坐引頸就刃而死時建安九年秋七月

也史官詩曰

河北多名士誰如審正南命因昏王喪心與老天參忠直言無隱  
廉能志不貪臨亡猶北面降者盡羞慚

審配向非而死見者皆傷感不已操憐其忠義命葬于城北大軍入  
城長子曹丕字子桓時年十八歲此子是中平四年冬十月生于譙  
郡生時有雲氣一片青色圓如車蓋覆于其室終日不散望氣者對  
操曰此子貴不可言非人臣之氣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博覽古今經  
傳通諸子百家之言善騎射好擊劍瑯琊卞氏所生卞氏本娼家也  
操納為妾故生此子打破冀州時曹丕隨父在軍中先領隨身軍選  
投裴紹家下馬拔劍而入有木將當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許入紹  
府不叱退木將提劍而入後堂見劉夫人抱一女而哭丕向前欲殺  
之未知劉氏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水滸冀州曹瞞以陰謀取勝最痛快者惟審配不屈數語也雖未純忠以視許攸賣主獻城不啻霄壤配真漢子哉

曹操引兵取壺關 第三十三回

曹丕向前欲拔劍斬之見紅光滿目遂按劍而問曰汝何人也劉氏曰妾乃袁將軍之妻也不日懷中所抱者何人劉氏曰此是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熙出鎮幽州甄氏不肖遠行故留在此相伴丕拖近前見披髮垢面不以衫袖拭其面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勿憂慮遂按劍坐于堂上眾將誰敢輒入後史官有錄甄皇后之傳云

文昭甄皇后傳曰甄氏乃中山無極人上蔡令甄逸之女生于光緒五年十二月丁酉日其母張氏常夢見一仙人手執玉如意立

于其側臨產之時見仙人入房以玉衣蓋體遂生甄氏二歲後父後相士劉良相之曰此女之貴乃不可言自少至長並不好戲弄年八歲門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中人及諸姊皆上閣觀之甄氏獨不行姊怪問之曰門外走馬為戲老幼競觀汝獨不觀何也甄氏曰豈女子之所觀耶年九歲喜讀書寫字借諸兄筆硯使用兄曰汝當習女工何用讀書寫字欲作女博士耶甄氏曰古之賢者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己誡不知書何由見之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甄氏家巨富盡收買藏之甄氏時年數歲乃白母曰今世亂何多買寶物此取禍亂之道也匹夫無罪懷寶為罪又兼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皆稱其賢年十四歲時中兄喪悲哀過制甄氏奉養極盡其勞撫養兄子恩愛甚篤母性嚴待諸婦有常甄氏數諫曰

女子

見

前

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寡。願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姦女母感其言。遂流涕。令甄氏與嫂同處。後建安中。袁紹娶與中子袁熙為婦。熙出守幽州。留在冀州侍姑母。因此被曹丕所見而納之。

素將請曹操入城。操上馬擺布嚴整。時有許攸在馬後。將入城門。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其城門曰。阿瞞。汝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操大笑曰。汝言是也。操至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去來。末將對曰。世子在內。操急喚出。欲殺之。荀攸郭嘉曰。非世子無以保全。願以女醮之。操教喚出甄氏。之。甄氏出拜曰。非世子無以保全。願以女醮之。操既定冀州。後往袁拜于前。操祝之曰。真吾兒婦也。遂令曹丕納之。操既定冀州。後往袁紹墓下祭之。再拜而哭甚哀。回顧與眾官曰。吾想昔日與本初共起兵時。紹問吾曰。若事不輯。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

初曰。吾南據河北。阻險又兼。我秋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言未嘗忘之。今本初已喪。吾想此言而流涕也。眾皆服其高見。操賜金帛。糧斛。衣。紹妻劉氏之心。仍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大事已定。寫表申朝。操自領冀州牧。次日許褚躍馬入東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大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同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也。攸大罵曰。此等皆匹夫起身耳。何足為道。褚大怒。拔劍殺之。提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操曰。子遠素與吾舊。故相戲耳。何故殺之。深責許褚。令厚葬之。後人有詩。歎許攸曰。

堪笑南陽一許攸。欲憑胸次傲王侯。不思曹操如能虎。猶道吾才得冀州。

得冀州。

操問其間誰知戶籍。冀民曰：騎都尉崔琰數曾諫袁紹，紹不從。因此托疾在家。操專人接之。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琰至，操為本州別駕從事。操問曰：昨按本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民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被其塗炭，而校計甲兵，惟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操聞其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袁譚消息。譚趁時掠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知尚走中山，連夜攻之。尚兵虛弱，無心戰鬥，聞風而走。尚往幽州投奔袁熙。袁譚盡收其衆，欲復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罵以絕其婚。操自統大軍征袁譚，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于劉表。表請玄德商議。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依愚所料，袁氏兄弟不久必為操所擒耳。况操常有窺冀之意，只宜養兵自守，彼雖求援，切莫妄動。表曰：當何以退之？玄德曰：可作書與兄弟二人，以和解為名，緩緩絕之。表然其言。先遣人以書遺譚曰：君子遠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日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矣。若冀州不弟，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耶？又與表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達于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計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則是韓盧聚郭，自困于前，而被由父之獲也。譚得表書看之，知表無發兵意。譚料非操敵，遂棄平原，走保南皮。南皮即今河南南皮縣建安十年春正月，曹操遣兵南皮。時天氣蕭寒，河道盡凍，糧船不動。操傳令：差本處百姓曰：敲冰搜船，以代軍士之勞。百姓聽知，皆望深山而逃。操大怒曰：捕得百姓來斬之。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

評亦  
子  
不  
如  
子  
不  
如

不行若殺汝等吾無仁心也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吾軍士擒之  
百姓皆垂淚而去遂兵進南皮譚引驍將出城與曹軍相敵兩軍對  
陣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也譚曰汝犯吾  
境界奪吾城池反說吾有異心何也操大怒遣徐晃出馬譚使彭安  
相迎兩馬相交是斬彭安于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遂遣軍四  
面圍住譚使辛評見操說投降操曰表譚年久反覆不常吾難信任  
看汝弟之面就休回去評曰丞相差矣某聞主貴臣榮主憂臣辱安  
可不同也操即遣之評回見譚言操不准投降譚叱之曰汝弟見事  
曹操汝懷二心服評氣昏于地滾更而死譚甚悔之後有讀曰  
不願其身一言氣昏全忠盡節河北功臣

郭圖曰若與南軍圍將不能勝來日盡驅百姓當先軍繼其後與曹  
操決一死戰雖雄可分矣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使皆執刀  
鎗聽令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

出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入遍地操見未獲全  
勝操棄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掩殺  
曹洪奮威突陣正迎表譚舉刀亂砍洪殺譚死于陣中郭圖見陣大  
亂急馳入城中先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壕一擁而入人馬俱陷  
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了當忽有一彪軍來到乃是袁熙部下戰  
將焦觸張南操自引軍迎之二將皆倒戈卸甲特來投降操亦封為  
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為平北將軍操令樂進李  
典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操自引軍攻幽州來破表熙袁尚先說  
曹操教將表譚首級各縣號令曰敢有哭者滅三族頭掛北門外一  
人布冠衰衣哭于頭下左右拏來見操操問之乃北海營陵人也姓  
王名修字叔治乃青州別駕因諫表譚被逐知譚死故來哭屍操曰

汝知吾令否。修曰：已知。操曰：汝不怕累及三族耶？修曰：我生受辟命，  
匹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吾受表氏厚恩，若得收葬，  
雖屍于淺土，然後全家受戮，瞑目無恨。操曰：河北義士何如此之多？  
也可惜。表氏不能用，能用則吾安敢正眼而視此地也。操遂禮修為  
上賓，以為司金中郎將。操又得王修甚喜，問修曰：今表尚已殺袁熙，  
取之用何策？修不答。操曰：忠臣也。問郭嘉，嘉曰：可使表氏降將焦觸、  
張南等自攻之，可以取也。操用其言，隨差焦觸、張南、呂曠、呂翔、馬延、  
張顛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操兵緩行接應，袁尚知操兵到，  
前隊皆是河北降兵。一人商議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而去。投烏丸。  
遼西，漢郡名，故城在永平府。烏丸，幽州刺史烏丸觸波白馬為祭，聚幽  
州眾官飲血為盟，共議背袁向曹之事。烏丸觸先飲血，言曰：吾知曹  
丞相當世英雄，今往從之，如不遵令者，腰斬。依次飲血，循至別駕護  
所前，乃擲刀于地，而言曰：吾受表公父子厚恩，今主敗，公智不能  
救，勇不能死，于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氏，吾不為也。一席之人，盡皆  
失色。烏丸觸曰：夫興兵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琦既  
有志如此，聽其自便，推而後出。烏丸觸乃出城迎接三路馬，運來  
降操。操大喜，加為鎮北將軍，幽州太守。操使探樂進李典，攻打并州。  
高幹見守壺關口，不能下。壺關，在山西潞州城東南。操自勒兵前往，樂李二將接  
着說幹死拒關，擊之不能下。操集眾將共議破幹之計。荀攸曰：若破  
幹，須用詐降計，方可。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呂曠等引  
軍數十直抵關下，叫曰：吾等為表尚輕視，故降曹操。曹操為人說多  
疑心，吾今改過，還扶舊主，可疾開門相納。高幹未信，只教二將自上  
關說話。二將卸甲棄馬而入，言曹操之過。幹曰：曹軍新到，何計破之？  
曠曰：乘軍心不定，今夜劫寨。某等願當先。幹喜，是夜教二呂當先引

詐降計



萬餘軍前去。將至曹寨。背後喊聲大震。伏兵四起。高幹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郭嘉遺計定遼東

高幹知是中計。急回壺關城。樂進李典已奪了關。高幹奪路走。去投單于。操領兵拒住關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單于界。正迎北。左賢王幹下馬拜伏于地。言曹操吞併故舊疆土。今欲犯王于地。而萬乞救援。同力克復。以保北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自來無讐。何敢侵吾地。士汝欲使吾結冤耶。叱退高幹。幹尋思無路。去投劉表。行至上澁。被都尉王琰殺之。將頭解送曹操。操封琰為列侯。并州既定。操商議西擊烏丸。就拿袁熙。以絕禍根。曹洪等曰。表熙表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今投夷狄。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引兵入番邦境界。尚或劉備劉表引兵襲許都。救應不及。為禍不淺矣。請回師而勿進。

左老明

洪寺  
大  
寺

為上郭嘉進曰。諸公言者。皆矣。公雖威振于天下。胡人恃其邊遠。必不設準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于番邦有恩。而尚兄弟猶存。今舍烏丸之資。而往南征。尚兄弟因烏桓之助。招死王之臣。以生昂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劉表坐談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矣。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操曰。奉孝之言。真大議論。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出廬龍寨。廬龍古塞名。即今永平府廬龍縣。但見黃沙漠漠。狂風暗起。山谷崎嶇。操有回軍之心。問于郭嘉。嘉此時不伏水土。臥病于車上。操泣曰。以吾欲平夷狄。使公遠涉艱辛。而染病耶。嘉曰。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分之一。操曰。吾見非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其不備。虜可擒也。須得曾識徑路者。以引之。操遂留郭嘉于易州養病。

郭得孫

求鄉導官以引路。人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其境。操命尋之。疇見操言曰。此道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

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

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無終今改玉田。縣屬順天府。不得進

而退。懈弛無備。若默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白檀在順天府密雲縣。天出空

虛之地。前近柳城。柳城漢縣名。故城在永平府城西。掩其不備。昌頓可一戰而擒也。

操從其言。封田疇為請北將軍。作鄉導官。為前驅。張遼為次。操自押

後。倍道輕騎而進。時建安十一年秋七月。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

白狼山在幽州東北。上却說袁熙袁尚會合昌頓等數萬騎前來。張遼慌報知

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昌頓兵無隊伍。參雜不整。操與張遼曰。

虜兵不整。便可擊之。操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

奮力急攻。昌頓大亂。遼拍馬斬昌頓于馬下。餘眾殺降。自名王已下。

操與相繼二十餘萬口。袁熙袁尚引數千騎投遼。棄去。操收軍入柳

城。操使人探郭嘉病。回報嘉病九分。操封田疇為柳亭侯。以守柳城。

疇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寨

以討賞祿哉。必不得已。請效死。不受侯職。言未畢。涕泣橫流。操又使

夏侯惇說之不從。操乃拜疇為議郎。操撫慰軍士。番人等送納駿馬

一萬匹。操領兵回時。天氣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糧。殺馬數

千匹為食。鑿池三十四丈。乃得水。操回至易州。重賞先曾諫者。操曰。

孤前者乘危遠征。微倖成功。雖得之天所佑也。故不可以為法。諸君

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

日。停柩在公廡。操往祭之。哭倒于地。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與

文武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孝最小。吾欲托以後事。不期中年

夭折。使吾心腸崩裂。哀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公

此平三國志





八說出  
大奇大

謝更周

袁熙  
袁尚  
公孫氏  
手以公  
孫氏計  
便說也

張定

臨人親筆書此丞相從之遼東自定矣操曰奉孝如此用心孤雖何  
不從折書視之點頭嗟歎諸人皆不知其意次日夏侯惇引眾人稟  
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服即日袁熙袁尚二人投之必久為患  
不如乘其未動速往征之遼東可得矣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  
之後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矣諸人皆疑次日又稟操亦如前言曰  
之諸將不信却說袁熙袁尚引數千騎奔遼東來公孫康本遼東襄  
平人也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康知袁熙袁尚來投遂聚本部屬官  
商議此事公孫恭曰袁紹在日常有吞遼東之心恨未有暇也今袁  
熙袁尚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投遼東此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  
納之必來相圖不如賺入城中殺之送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于汝  
也康曰只愁曹公乘時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以助之使為股  
肱也恭答曰操若下遼東必星夜前來如其無意必不動矣可探聽  
之如曹進兵則留二袁如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康從之先使人  
去探聽消息却說袁熙與袁尚曰今遼東軍兵有數萬足可與曹爭  
衡暫投之却當殺公孫氏以奪其城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  
也尚曰吾揣此心久矣二人入見公孫康留于館舍每日使人相待  
推病不相見探細人回報曹操兵屯易州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先  
伏刀斧手于壁衣中使人請二袁入相見禮畢命坐康先左右侍立  
盡令出外回避欲議密事尚見座榻上無衲褥時天氣嚴寒對康曰  
願舖坐席康曰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尚大驚手  
足無措康曰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砍下二人之頭用木匣  
盛貯使人送投易州來見曹操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遼東入  
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吾待二袁之首衆皆  
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衆皆大驚使呈上

書操大笑曰不出奉孝之料操賞其使遂刻印封公孫康為襄平太守  
拜左將軍使回眾官問操曰何為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將郭嘉書  
以示之曰

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佳  
殺必熾若使兵急之後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  
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

操皆踴躍稱善操引諸官設祭于郭嘉靈前嘉亡年三十八歲葬征  
後十有一年多立奇勳吏官有廟讚曰

天生郭奉孝豪傑冠羣英腹內藏經史胸中隱甲兵運謀如范蠡  
決策似陳平可惜身先喪中原標棟傾

不然天數三分定城筭神機亦可圖若是當時存奉孝難容西蜀  
鼎沸吳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于許都遷葬程昱等請曰北方  
大定可還許都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諸君先言正合吾  
意也是夜宿冀州城東角樓上凭欄仰觀天文時有荀攸在側操指  
曰南方旺氣燦然心未可圖也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耶正看  
間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于地下樓階光令人懼  
之果得何物下回便見

總評

老瞞賞諫恍惚帝王故事果出真心固是丈夫所為然賞之何地  
賞必易州正其奸也豈真開言路者哉

劉玄德赴襄陽會 第三十四回

同一雀曹操于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攸曰此何物也攸曰昔舜母夜夢玉  
雀入懷而生舜帝今得銅雀此吉祥之兆也宜作高臺以慶之操大  
與玉分

此等兒  
子便是  
冤債不  
是喜也

喜遂令造銅雀臺于漳河之上。即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計一年而工畢。次子曹植進曰：「若建層臺，必立三座。至高者名爲銅雀，左邊一座名爲玉龍，右邊一座名爲金鳳。作兩條飛檐橫空而上，以龍鳳朝銅雀之意。」二年成就。操喜曰：「吾兒言者是也。」他日臺成，足可娛吾老矣。次子名植字子建，極聰明。年十歲時，善屬文，諳經書，誦論詞賦，數十萬言，無一字差錯。常作文章呈父，操曰：「汝倩人耶？」對曰：「出言爲詠，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操其愛之。操妾劉氏生子曹芳，征張繡時陣亡。下氏生四子，至彰植能操獨愛植。于是留曹丕曹植在鄴造臺，操令張燕守北寨，操所得袁紹之兵，共有五六十萬。班師回許都，議封功臣，皆爲列侯。操表軍祭酒郭嘉表曰：

之嘉者  
嘉子死  
之嘉也  
嘉好老

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泓，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擒呂布，西取關中，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遠東，以息袁尚。雖假天威，易爲指揮。至于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由嘉。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爲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贈嘉封，并前千戶，褒以爲存，厚往勸來，謹表以聞。

封郭嘉爲貞侯，養其子奕于府中。操欲南征，劉表荀彧曰：「軍方北征，而回未可，遠行更待半年，養成氣力。」劉表孫權一鼓而下，操從之。遂分兵屯田，以候調用。却說玄德自到荊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與相聚飲酒，忽報原降張虎陳生，在江夏擄掠人民，欲取荊州。遣反表驚曰：「一敵又反，爲禍不小。」玄德曰：「不煩，兄長憂慮，備往收之。」表大喜。即點二萬軍，令玄德行。次日到江夏，張虎陳生引兵來迎，玄德引

張虎陳  
虎自來

老  
婆  
說  
此  
美  
驗

玄德  
如命

張趙雲出馬。玄德在門旗之下。望見張虎所騎之馬。極其雄駿。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言未畢。子龍挺鎗出馬。逕衝過陣去。一鎗刺張虎于馬下。就扯住轡頭。牽馬回陣。陳生見子龍牽馬而去。隨趕來。張雲飛大喝一聲。挺矛出馬。將陳生刺于馬下。餘眾潰散。玄德招安平。復江夏諸縣民賴其利。遂班師回表。自出郭迎接。入城飲宴。酒至半醺。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荆州有所倚仗也。但憂南越不時寇境。張魯孫某拒固子城。以與張魯。趙雲拒三江。以當孫權。兄何憂哉。表大喜。將蔡瑁告姐蔡夫人曰：劉備遣三將巡境。自居荆州。久必為患。備為人忘恩失義。不可同守荆州。蔡夫人夜對劉表言曰：我聞荆州人多與劉備往來。容在城中無益。不如遣之。表曰：吾弟仁德之人也。蔡氏曰：誠恐他人不似汝心。表已狐疑。次日出城。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駿。問之。乃張虎之馬也。表稱讚不已。玄德會其意。就將此馬送與劉表。表大喜。騎回城中。蒯越見而問之。表曰：玄德送之。越曰：昔吾兄蒯良最善相馬。今雖棄世。越亦頗曉。此馬眼下有淚槽。額邊有白點。名為的盧馬也。騎則妨主。張虎為此馬而亡。主公不可乘之。表聽其言。次日表請玄德飲宴。而言曰：夜來所惠之馬。深感厚意。但賢弟既進可用。表處空閑。敬當送還。永遠騎坐。玄德起謝。表又曰：賢弟久居城郭。恐廢武事。此去襄陽管下有一縣。名新野縣。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于本縣屯札。就收錢糧為用。玄德深謝。隨領本部軍馬。逕往新野。表自送行。酌別之後。一人在玄德前長揖曰：不可乘此馬。玄德視之。乃劉表幕賓。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玄德慌下馬問曰：此馬何不可騎也。籍曰：昨聞蒯越對劉表說。此馬名的盧。乘則妨主。因而還公。玄德曰：深感先生見愛。凡人居世。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豈可因一馬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是也  
之也  
公也  
此也

而能妨吾哉。籍服其高論。自此與玄德往來。玄德自到新野。軍民皆喜。政治一新。時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降生劉禪。是夜有白鶴一隻。棲于縣衙屋上。鳴四十餘聲。望西飛去。守衙之兵皆以為異。會臨分曉之時。天香滿室。經月不散。夫人夜夢仰吞北斗。有孕。故名阿斗。此時操北征。玄德往荆州說劉表曰。今曹操盡起中國之兵北伐。許昌空虛。若以荆襄之眾一舉襲之。大事可就也。表曰。吾坐據九州足矣。安可別圖。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酒至半酣。表忽然長歎。玄德曰。兄長何故有不足之意。表曰。吾心間事難言矣。玄德再欲問。蔡夫人出表無語。席散。玄德自歸新野。只與士夫謀論天下之事。建安十二年冬。聞操自柳城回。玄德甚悔表之不用已也。忽劉表遣使至。請玄德赴荆州。玄德隨使而往。劉表請入坐。表曰。近聞損失柳城。提兵五六十萬回許都。日漸強盛。必有吞併之心。昔日不聽弟言。故失此

大機會  
玄德曰  
今天下  
分裂于  
戈且起  
機會豈  
有盡乎  
若聽應  
之于

大機會。玄德曰。今天下分裂于戈且起。機會豈有盡乎。若聽應之于後。未足為恨也。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表又淚下不止。玄德曰。兄長有何事不決。如此垂淚。表曰。吾有心事。前者欲訴於汝。因汝嫂蔡夫人出。未得其便。故隱之。吾想汝是宗親骨肉。非比外人。又素謹厚。特以告之。玄德曰。兄長有何難為之事。願問心腹之語。倘可用。備去處。劉備雖死。亦所不辭。表曰。前妻陳氏所生長子劉琦。為人雖賢。而柔懦不足立事。後妻蔡氏生得劉琮。頗聰明。吾欲廢長立幼。又恐礙于禮法。吾欲立長子。今蔡夫人在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因決未下。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也。若廢蔡氏權重。可徐徐而削之。不可驟愛而立。次也。表默然。原來蔡夫人素疑玄德。但與表敘論。必竊聽之。是時正在屏風後。邊聽得。深恨之。玄德自覺語失。遂起身入廁。歎髀肉復生。潸然流淚。不住。表使人再請入席。見玄德淚下。

世說新語

表問曰弟何故發悲玄德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馬肉皆散今不復騎

許曾對弟言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操雖有四十萬之眾挾天子

已蔡氏知其意遂召弟蔡瑁入商議此事瑁曰我觀劉備有過人之

劉表大怒拔劍而言曰誓殺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暗忖曰吾與玄

德相處許多時來未嘗見作詩此必外人之間諜也回步入房用劍

表問曰弟何故發悲玄德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馬肉皆散今不復騎  
髀裏肉生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表曰吾聞弟  
在許昌曹公請嘗青梅煮酒共論英雄賢弟盡舉當世名士操皆不  
許曾對弟言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操雖有四十萬之眾挾天子  
而令諸侯猶不敢在吾弟之先何足慮也玄德乘酒興而答曰備若  
有基本何慮天下碌碌之輩也表聞之忽然變色玄德自知語失托  
醉而起歸于館舍劉表雖不出言心中不足史官有詩讚曰  
曹公屈指從頭數天下英雄獨使君髀肉因生猶感舊爭教寰海  
不三分

劉表悶悶不語蔡氏曰適聞我于屏風後聽得劉備之言足見有存  
併荆州之意視人如草芥今若不除必為子孫之患表不答搖頭而  
已蔡氏知其意遂召弟蔡瑁入商議此事瑁曰我觀劉備有過人之  
心久後必吞荆州不如先就館舍殺之告表未晚蔡氏曰事宜謹  
不可造次瑁出點軍伊籍知瑁有害玄德之心夤夜來報教便離荆  
州玄德曰吾未辭景升豈可去也籍曰公若辭必遭蔡瑁之害某與  
公言之玄德遂上馬未明而行蔡瑁比及到館舍玄德已去矣瑁悔  
恨至甚遂寫詩一首于壁間逕入見表言曰劉備有反亂之意書反  
詩于壁上不辭而去表未信親詣館舍觀之果有詩四句詩曰  
困守荆襄已數年眼前空對楚山川蛟龍豈是池中物臥聽風雷  
飛上天

劉表大怒拔劍而言曰誓殺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暗忖曰吾與玄  
德相處許多時來未嘗見作詩此必外人之間諜也回步入房用劍  
尖刮去此詩棄劍上馬蔡瑁請曰兵士已點就可往新野擒劉備表  
曰未可往擒容別圖之蔡瑁見表持疑不決乃暗與姐蔡氏商議即

此詩三首

卷之六

三十一



玄德此年有陰耗

他國

日倉廩豐足。欲大會眾官于襄陽。就彼處謀之。蔡氏曰。汝元掌軍權。何必問我。瑁次日稟表曰。近年成熟。合聚眾官于襄陽。就馳聘人焉。游獵。今日已辦畢。請至人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是不能行。可令二子為主待客。瑁曰。二子年幼。恐失于禮節。猶欠撫恤之道。表曰。新野縣有吾弟玄德。可請待客。瑁暗喜。正中其計。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却說玄德至新野。自知失語。不敢告眾知。忽使至。請赴會。玄德欲行。忽一人進曰。使君此去。必有大災。眾皆大驚。言者是誰。畢竟何如。下回便見。

玄德躍馬跳檀溪

玄德收拾赴會。孫乾曰。昨聞王公。匆匆而回。心中不悅。愚意度之。在荆州。必有事故。今請赴會。恐有詐謀。故諫勿往。玄德將前項事。盡訴與諸官。關公曰。兄自心疑。語失。劉荆州又無嗔責之意。外人之言。未

可輕信也。襄陽離此不遠。若不去。則劉荆州反生疑矣。玄德曰。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筵無好筵。會無好會。哥哥不可去。趙雲曰。某將馬步軍二百人同往。可保主公無事。玄德曰。子龍同去。何足慮也。玄德與子龍即日同赴襄陽。離新野七十餘里。比及到郡。蔡瑁出郭迎接。意甚謙敬。玄德不疑。隨後劉琦劉琮二子。引王粲傅雲。文聘王威。鄧義劉先。文武等。及眾謀士出迎。玄德見二公子在。並無疑忌。是日請于館舍暫歇。趙雲引三百軍士。圍遶保護主公。雲帶甲掛劍。行坐不離。劉琦曰。父親氣疾作。實不能行。特請尊叔待客。乞撫恤各處守牧之官為幸。玄德曰。吾本不敢當此。既有兄命。不敢不從。次日人報九郡四十二州官員。盡皆到了。蔡瑁預請蒯越議曰。劉備世之梟雄。久必為荆州之禍。可就今日除之。蒯越曰。恐失士民之望。不可行之。蔡瑁曰。吾已密領劉荆州言語。在此。越曰。如此。則預先準備。瑁曰。東門

如人知  
不可假

峴山大路。已使宗弟蔡和引五千軍把住。南門外已使蔡中引三千軍把住。北門外已使弟蔡勳引三千軍把住。止有西門不必守護。前有檀溪阻隔。雖有數萬之兵。不易過也。越曰。吾見趙雲行坐不離。恐難下手。瑁曰。吾伏五百兵在城內。越曰。必是生擒劉備。去聽區處。未可加誅。可使文聘王威。另設一席于外廳。以待武將。先請任趙雲。然後可行事。瑁曰。吾已安排定了。當日殺牛宰馬。大設宴飲。先請玄德。玄德所乘的盧馬。出入便騎。心甚愛之。是日騎至州衙。命牽入後園拴繫。眾官皆至堂中。玄德主席。一公子兩邊其餘各依次坐。趙雲帶劍立于側。酒至三巡。文聘王威。入請趙雲赴席。雲推辭不去。玄德令雲就席。蔡瑁在外收拾得鉄桶相似三百軍。都趕歸館舍。只待半酣號起下手。正值伊籍把盞至玄德前。以目視之曰。請更衣。玄德會其意。待籍把盞盞推起如廁。伊籍已于後園等候。附耳報曰。城外東南北三處皆有軍馬。惟西門可走。使君急從後遁去。勿遲。蔡瑁已定計要害君多日矣。靜軒有詩曰。

范增定計傷高祖。蔡瑁存奸害蜀君。不是忠臣先獻策。應是天意定三分。

玄德大驚。急解的盧馬開後園門。牽出飛身上馬。不顧從者。望西門而走。把門者問之。玄德曰。吾不勝酒力矣。當之不住。門吏飛報蔡瑁。瑁便上馬。喚五百軍隨後追趕。却說玄德撞出西門。行無二里餘。前有大溪攔住去路。此溪名曰檀溪。檀溪在襄陽府城西河濶數丈。水通湘江。其波甚繁。玄德到溪邊。見不可渡。勒馬再回。遙望城西。五百鐵甲軍士隨蔡瑁趕來。玄德曰。吾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頭看時。兵在背後。玄德縱馬下溪。行不數步。水勢緊急。馬前蹄忽陷。浸濕衣袍。玄德加鞭大呼曰。的盧的盧。今日妨吾。可努力。言畢。那馬忽從水中躡身而起。

的盧馬

羅三丈飛上西岸。玄德如雲霧中起。後人有詩讚曰。

玄德襄陽逃難日。龍駒天賜渾生威。雄銀騎追來急。翻滾寒波  
阻去程。玉勒縱時雙耳聳。金鞭擊處四蹄輕。的盧一躍檀溪過。從  
此西川霸業成。

又題駿馬詩

襄陽城外接長途。來往行人數。的盧兩岸踏。踪埋綠草半灘水影  
撼青蒲。夜靜月明橫素練。波搖屋散撒瓊珠。莫誇玉有西川分益  
為當時得駿駒。

又題玄德之福詩

檀溪流水碧溶溶。遊客登臨憶舊蹤。玄德此時因避難。的盧當日  
果招凶。波開蹄躍躍過三丈勢。欲飛騰到九重。千古且休誇駿馬。分  
明肯上是真龍。

偶到檀溪觀舊跡。曾逢故老論三分。玉馬洪福應逃難。馬仗隨感  
迥不群。坐下當時扶社稷。鞍心有日會風雲。須知天意推排定。干  
里龍駒萬乘君。

蘇學士古風一篇。單咏檀溪事跡有感而賦云

老去花殘春日暮。宮遊偶至檀溪路。停驂遙望何徘徊。眼前零落  
飄紅絮。暗想咸陽火德衰。龍爭虎鬪相交持。襄陽會上王孫飲。坐  
中玄德身將危。逃生獨出西門道。腦後追兵又來到。一川烟水滾  
檀溪。急叱征驄往前跳。馬蹄踏碎青玻璃。天風響處金鞭揮。耳畔  
但聞千騎走波中。忽見雙龍飛西川。獨霸真英主。生下龍駒兩相  
遇。檀溪溪水自東流。龍駒英主今何處。臨流三歎心欲發。夕陽  
寂照空山。二分門足渾如夢。踪跡空留在世間。

胡曾先生有詩曰

三月襄陽綠草齊。王孫相引到檀溪。的盧何處埋龍骨。流水落花  
遶大堤。

玄德躍過溪西。回顧東岸。蔡瑁引五百騎趕到溪邊。大叫使君何故  
逃席而去。玄德曰。吾與汝無仇。何故相謀耶。瑁曰。吾無此心。使君休  
聽傷人之言。玄德見瑁手將拈弓取箭。撥馬回。望西南漳而去。瑁與  
諸將曰。是何神助也。却欲回城西門內。趙子龍引二百軍趕來。不知  
蔡瑁如何。下回便見。

總評

人言的盧妨主。余觀玄德。王檀溪逃難。此馬一躍三丈。飛上西  
岸。的盧不啻千里龍駒。能救主耳。誰云妨主哉。

劉玄德遇司馬徽 第三十五回

蔡瑁不敢過溪。欲回城中。趙雲正飲酒。忽見人馬動。急入觀之。應  
不見玄德。子龍大驚。出投館舍。聽得人說蔡瑁引軍望西邊去。因此  
大急。綽鎗上馬。引三百軍出城。迎見蔡瑁。喝問曰。吾主何在。瑁曰。使  
君逃席。不知何往。子龍是謹細之人。不肯造次。遍觀軍中。並不見動  
靜。前望大溪。別無去路。子龍曰。汝請吾主。何故引着軍馬圍捕。瑁曰。  
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僚在此。吾為上將。豈可不防護也。雲曰。汝逼吾  
主何處去了。瑁曰。吾聽得匹馬出西門。到此又不見。子龍疑惑不定。  
直來溪邊看時。只見隔岸一帶水跡。原來對岸頗高三百軍。皆四散  
觀望。不見玄德。子龍再回時。蔡瑁已入城去。子龍擎把門軍追問。皆  
說飛馬出西門去了。子龍欲入城中。恐有埋伏。遂引軍投新野而歸。  
却說玄德渡溪之後。似醉如痴。想此淵淵不覺一跳而過。豈非天意  
也。望南漳策馬而行。日將沉西。正行之間。見一牧童跨于牛背上。口  
吹短笛而來。玄德歎曰。吾不如也。遂立馬觀之。小童亦停牛罷笛。熟

玄德  
小童  
亦知

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劉玄德否玄德大驚問曰汝乃村僻小童安得知吾姓名耶小童曰俺本不知因常侍師父有客到日多曾說有一劉玄德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乃當世之英雄今觀將軍如此模樣想必是也玄德曰汝師何人也小童曰我師父襲姓司馬名徽字德操道號水鏡先生潁州人也玄德曰與誰為友見居何處小童曰與襄陽龐德公龐統為友那林中便是莊也玄德曰龐德公是龐統何人小童曰叔姪之親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師父十歲龐統字士元小俺師父五歲一日我師父在樹上採桑葉統來相探坐于樹下同講論興亡從朝至暮不倦吾師甚愛呼龐統為弟玄德曰吾乃劉玄德也汝可引見師父小童遂引玄德行二里餘到庄前下馬聞得琴聲正美教小童且休通報忽聞琴聲住而不彈一人笑而出曰琴韻清幽音中忽起殺伐之調必有英雄窺聽

詩是  
高

水鏡  
先  
聖  
論

玄德大驚見其人松形鶴骨童宇不凡年幾半百顏色如童玄德遮前施禮衣襟尚濕水鏡曰此公今日幸免大難玄德驚訝不已小童曰此是劉玄德也水鏡慌忙敘禮請入草堂分賓主坐定玄德見架堆萬卷詩書窗外盛栽松竹橫琴于石床之上清氣飄然玄德起曰偶爾經由此地因一小童相指得拜尊顏不勝萬幸水鏡笑曰公休隱諱今公必然逃難至此玄德遂以襄陽一事告之水鏡曰予觀公之氣色已知之矣公居何職玄德曰左將軍宜城亭侯豫州牧水鏡曰愚聞將軍大名久矣何故區區奔走于形勢之途耶玄德曰時運不齊命途多蹇故也水鏡曰不然蓋將軍左右不得其人耳玄德曰備雖不才文有孫乾糜竺簡雍之輩武有關羽張飛趙雲之流竭忠輔相何為不得其人耶水鏡曰關張趙雲之流雖有萬人之敵而非權變之才孫乾糜竺簡雍之輩乃白面書生尋章摘句小儒非經綸

新語曰  
使然如

濟世之士豈成霸業之人也。玄德曰：俯屈身恭已，求山谷之遺賢，奈何未得其人也。水鏡曰：儒生俗士，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也。玄德曰：請問誰為俊傑也。水鏡曰：且如漢高祖得張良，蕭何韓信之輩，漢光武得鄧禹，吳漢馮異之徒，能成王霸之根基，如此則為俊傑也。玄德曰：恐此時無這等人物。水鏡曰：公豈不聞孔子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今時無也。玄德曰：備愚昧不識，願賜指教。水鏡曰：公聞諸郡小兒謠言乎。謠言曰：

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到頭天命有所歸，泥中蟠龍向天飛。

此謠建安初至于今日。八九年始欲衰者，建安八年劉景升喪却前妻，便生家亂。此始欲衰也。十三年無子遺者，不久則景升逝矣。景升逝則文武零落，無子遺矣。天命有所歸者在將軍也。玄德驚而下拜。

玄德曰  
是有人

曰：劉備安敢當此。水鏡曰：今天下之全才盡會于此，將軍可求之矣。德曰：何人也。水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玄德便問曰：伏龍鳳雛何人也。水鏡拍手大笑曰：好好玄德再問。水鏡曰：天色已晚，暫宿一宵，來日當言之。却喚小童具飲饌，相待留于客房內宿。馬嘜于後院。玄德因水鏡之言，睡不著，約已更深，忽聽一人而入水鏡間，曰：元直何來。玄德起而密聽之。其人答曰：久聞劉景升善善惡惡，特往謁之。及至相見，徒有虛名，故回此處。水鏡曰：善善惡惡，乃人之善也。何故棄之。其人答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故遺善以別之。水鏡叱之曰：方今漢室衰微，賢愚一混，干戈競起，禍亂始生。汝懷王佐之才，當待時而出，携美玉作磚石貨于人間，以取其厚，乃汝之過，而却云他人善善而不能用，不亦謬乎。子貢云：有美玉于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之，子之謂也。英雄豪傑只在眼前，何處

賢能也

好先  
又不

劉景升耶其人言曰先生之言是也玄德聽之大喜暗忖此人豈是伏龍鳳雛也候天曉玄德出房求見問水鏡曰昨夜過是誰水鏡曰邈來投明主已往他處玄德求問姓名水鏡曰好好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是誰水鏡只言好好玄德拜請水鏡同扶漢室水鏡曰山僻閑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也公宜訪之玄德再問水鏡只言好好正談論間小童來報庄外人語馬嘶有一大將軍引數百人圍了庄也玄德大驚還是如何下回便見

玄德新野遇徐庶

玄德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趙雲入見曰雲夜來回縣尋不見連夜到此跟問此間有人指道而言曰昨晚有箇官人匹馬投水鏡先生庄上去了故尋到此趙雲便請玄德上馬恐人來縣中廝殺玄德辭了水鏡與趙雲上馬投新野而來行不到二十里一彪人馬

到玄德視之乃張飛也就跟騎行又不到二十里一彪軍至乃雲長

也雲長尋至相見訴說檀溪之事到縣中與孫乾等商議乾曰必從

書與荆州分解此事玄德從其言修書差孫乾至荆州劉表喚入問

曰吾着玄德襄陽待客緣何半席而走乾呈上書言蔡瑁欲相謀害

故越檀溪得脫表大怒急喚蔡瑁入大罵曰汝焉敢害吾弟也瑁抵

賴不過表命推出斬之蔡夫人出哭告免死表恨不息孫乾告曰不

爭殺其上將劉皇叔再不敢赴荆州矣表責而釋之使長子劉琦一

同孫乾來新野請罪玄德大喜設宴待劉琦琦忽然隨淚玄德問其

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有謀害之心姬無計免禍備勸以小心盡孝自

可無禍次日劉琦泣別玄德送出郭外坐下騎的盧馬玄德對琦曰

若非此馬吾已為泉下之人也琦曰非馬之力乃叔父之洪福也叙

任相別劉琦涕泣而去玄德自回忽見市上一人高巾布袍皂絲烏

帽

世評三國志

卷之六

如

屢長歌而來歌曰

天地反覆兮火欲燃大厦將崩兮一本難扶四海有賢兮欲投明  
主聖主獲賢兮却不知吾

歌罷大笑不止玄德聞其言暗思之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否遂

下馬相見邀入縣衙問其姓名其人口某乃穎上河南穎州人也性

單各福久聞使君納士招賢特來投托未敢輒造故行歌于市玄德

待以賓禮單福曰適來使君所乘之馬再乞一觀遂命去鞍牽于廳

下單福曰此馬雖有千里之能却是妨主玄德曰已應之矣遂言此

檀溪之事福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必然要妨有一法可禳玄德曰

願聞禳法福曰使親近乘之待妨死了那人方可乘之自然無事玄

德喚從者教點湯福曰吾聞使君適求賢士不遠千里而來何故逐

客也玄德曰汝初至此不教吾躬行仁義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吾

故逐之福大笑而謝曰吾聞使君素有仁心未能准信故以此言試

之耳玄德起而謝曰若論仁心仁聞吾豈敢當但欲恤軍愛民恨未

及也願先生教之福曰吾自穎上到此間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劉

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可見使君愛民恤物之驗也玄德拜單福為軍

師訓練本部人馬却說曹操自冀州回許都常有取荆州之意故差

曹仁將李典并降將呂曠呂翔等三萬兵屯樊城虎視荆襄就着動

靜虛實以為屏障此時呂曠呂翔稟曹仁曰目今劉備兵之新野招

軍買馬積草屯糧有謀許昌之心不可不早圖也吾二人自降丞相

之後未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千可取劉備之頭以獻丞相曹仁大喜

與二呂兵五千新野守界人探知飛報玄德玄德請單福同議福曰

既有敵兵不可令人入境先差關公引一軍從左而出以截來軍中

路差張飛引一軍從右而出以斷來軍之後使君引趙雲出兵中路

神機

何濟



相迎。擒將必矣。玄德大喜。先差關張二將去訖。然後與單福趙雲等  
共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行不數里之地。只見山後塵頭起處。呂  
呂翔引五千軍來到。兩邊相迎。射在陣角。玄德出馬。于門旗下大呼  
曰。來者何人。敢犯吾境。呂曠曰。吾乃大將呂曠也。奉曹丞相命。騎來  
擒汝。玄德曰。吾有何罪。曠曰。汝乃反漢之賊。安得不擒之。玄德大怒  
便走。行無數里。路傍一軍突出。為首大將橫刀躍馬而出。乃關雲長  
也。衝殺一陣。呂翔折軍大半。奪路而走。後面關公迤邐追襲。又行不  
到十數里。一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挺矛出馬。乃燕人張翼。德直取  
呂翔。翔措手不及。被張飛一矛刺中。翻身落馬而死。餘皆奔走。被張  
飛手下軍士盡皆擒縛。投新野而來。玄德大喜。重待軍福。犒賞三軍。  
却說敗軍回見曹仁。報說呂曠被趙雲殺之。呂翔被張飛殺之。其餘  
軍士盡被活捉。曹仁大驚。與李典商議。典曰。今二將棄敵而來。只  
按兵不動。申報丞相知會。可起大軍而來剿捕。此為上策。曹仁曰。不  
然。目今二將已亡。又折許多人馬。量新野小可之地。何必經由丞相。  
劉錫馬用牛刀。吾與汝擒劉備。典曰。劉備人傑也。不可輕視。仁曰。汝  
怯也。典曰。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其非怯戰。但恐不勝劉備也。  
仁怒曰。汝懷二心耶。典曰。自跟隨丞相積有年矣。豈不知李典之心  
乎。仁曰。吾必欲生投劉備也。典曰。將軍若去。某守樊城。仁曰。汝若不  
同去時。汝必有一二心也。典驚懼。曹仁點起二萬五千餘軍。俱各披掛  
上馬。渡河投新野而來。畢竟如何。

總評

世上只有好好先生好做。亦只有好好先生難做。當今之世。欲做  
好好先生。不能不做好好先生。不得好好。反不好。反好矣。

子典  
自述  
仁自述

徐庶定計取樊城 第三十八回

曹仁忿怒。意欲踏平新野。大起本部之兵。投新野來。先差人于河邊收拾船隻。准備渡河。却說單福與玄德曰。曹仁近有樊城。知一二將破誅。必起本部人馬。來取新野。玄德曰。當何以迎之。福曰。吾料曹仁若盡畏兵而來。樊城空虛。雖隔白河。可唾手而得。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玄德大喜。預先調撥已定。白河邊人報曹仁准備渡河。單福對玄德曰。若接兵不動。未可便得。今全師而來。此出下也。吾必擒曹仁矣。軍勢羅開。趙雲出馬。喚彼將答話。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料敵不住。撥馬走回本陣。雲縱馬追襲。兩翼軍射住。雲遂回各罷兵歸寨。且說李典見曹仁言趙雲英雄。不可抵當。不如回樊城。曹仁大怒。叱李典曰。汝未出軍時。已慢吾軍心。今又賣陣。可以斬之。喝刀斧手。推轉李典。正欲斬時。諸將皆告曰。方免曹仁教李典為後軍。自引兵為前部。次日離寨前進。布成陣勢。單福上山觀看。典與玄德曰。公識此陣否。玄德曰。不識。福曰。此八門金鎖陣也。雖布得是。可惜不全。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也。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帶傷。如從杜門死門而入。則凶。今八門雖布得整齊嚴肅。只是中間通欠王持。如從東南角上。生門而入。從正西景門而出。擊之必亂也。玄德傳令。教軍把住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逕往西出。趙雲得令。挺鎗驟馬。引軍逕投東南角上。吶喊而入。軍中鼓譟助威。趙雲殺入中軍。曹仁逕投北走。雲不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東南角來。曹仁兵大亂。玄德領軍亦擊。曹兵大敗而退。單福命休趕。自收軍回。却說曹仁輸了一陣。方悔始信李典。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吾布八門金鎖陣。趙雲自東南而殺入。投正西而出。安得無能者耶。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

典為後軍。自引兵為前部。次日離寨前進。布成陣勢。單福上山觀看。典與玄德曰。公識此陣否。玄德曰。不識。福曰。此八門金鎖陣也。雖布得是。可惜不全。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也。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帶傷。如從杜門死門而入。則凶。今八門雖布得整齊嚴肅。只是中間通欠王持。如從東南角上。生門而入。從正西景門而出。擊之必亂也。玄德傳令。教軍把住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逕往西出。趙雲得令。挺鎗驟馬。引軍逕投東南角上。吶喊而入。軍中鼓譟助威。趙雲殺入中軍。曹仁逕投北走。雲不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東南角來。曹仁兵大亂。玄德領軍亦擊。曹兵大敗而退。單福命休趕。自收軍回。却說曹仁輸了一陣。方悔始信李典。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吾布八門金鎖陣。趙雲自東南而殺入。投正西而出。安得無能者耶。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

孫房

樊城曹仁曰。今晚出劫劉備寨。如勝可在。如不勝。可退軍回。李典又諫曰。惟恐劉備有準備。仁曰。若如此。劫難用兵。不聽。李典言。諍傳今已畢。却說單福與玄德在寨中議事。忽信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玄德曰。何以敵之。福曰。吾預算定了。却說曹仁盡起軍士。為前隊。李典為後應。當夜二更來劫寨。將至寨內。四圍火起。燒着寨。福曰。曹仁知有準備。急退軍。趙雲掩殺將來。仁急棄本寨。望北河而走。將到河邊。纏一尋船。河岸上一彪軍殺到。為首大將張翼德也。引眾掩殺曹仁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曹軍大半水中淹死。曹仁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城上一聲鼓響。一將引五百軍而出。乃關雲長也。兩軍混戰。曹仁李典又被雲長大殺了一陣。因此失了樊城。投許昌而走。于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為軍師。設謀定計。不說曹仁投許昌。却說玄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玄德安民已

定。劉泌乃長沙人也。亦是漢室宗親。遂請玄德到家。設宴時。有外甥寇封侍立于側。玄德見封人品壯觀。聲音清亮。玄德問泌曰。此何人。泌答曰。此吾之甥。男寇封也。精熟武藝。父母雙亡。泌乃母舅。在此倚傍學業。本羅喉寇氏之子也。玄德欲過房為嗣。劉泌欣然從之。遂使其甥拜玄德為父。改名劉封。玄德帶回。令拜雲長翼德為叔。雲長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螟蛉。後必有亂也。玄德曰。吾待為子。彼必待我為父。有何亂也。雲長不悅。玄德單福計議。恐樊城不可守。乃帶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玄德領眾自回新野。却說曹仁李典回許都。見曹操。泣拜于地。請罪。言損兵折將之事。操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事。豈能長勝乎。劉備如此。誰與謀事。曹仁言單福設策。操曰。不知單福果何人也。程昱笑而言曰。非單福也。此人少好擊劍。中平末年。曾與人鬻。誓用白粉塗面。披髮而走。有吏問其姓名。緘口不言。吏乃縛于車上。

登皇  
人處  
愛和者

老賊奸

天大  
亮

聖母

打得痛

程昱  
謀  
徐庶  
識

擊鼓令市人識之。雖有識者，莫敢言。而同伴竊解救之，乃更易姓名，逃于他處。于是感激，乃蹕巾單衣，折節刺學。後遍訪名師，常與司馬徽談論。此人乃潁州徐庶，字元直，單福乃更名也。操曰：徐庶之才，比君何如？昱曰：昱十分得徐庶一二也。操曰：惜乎賢士歸于劉備，必助羽翼矣。奈何？昱曰：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召來不難。操曰：豈得來歸？昱曰：徐庶為人至孝，幼喪其父，止有母在堂。見今兄弟徐康已亡，遺母年老，無人侍養，可使人賺至許都，令作書喚之。其子必星夜而至矣。操大喜，使人前去取徐庶母。不一日而來。丞相親自款待，而對徐母曰：近聞令嗣徐元直乃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負却朝廷正猶美玉落于淤泥之中，誠為可惜。今煩老母付筆劄喚回許都。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加賞爵祿。操命左右捧過文房，令徐母作書。母曰：劉備何如人也？操曰：沛郡小輩，妄稱皇叔，全無信義。劉焉子而也。

小人真匹夫也。徐母兩目圓睜，厲聲而言曰：汝何虛誑之甚也。吾父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有堯舜之風，懷禹湯之德。况又解身下士，恭已待人。世之黃童白叟，牧子樵夫，皆知其名。真當世之英雄也。吾兒輔之，得其主矣。汝雖托名漢相，實乃漢賊。却言玄德為逆臣，豈不自恥如何？使吾兒背明投暗，惹萬代之罵名乎。吾豈長筆于地，取石硯便打曹操。操大怒，叱武士執徐母將斬之。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徐庶走薦諸葛亮

曹操欲斬徐母。程昱急止之，令武士且留人。昱入諫，操曰：徐母與丞相者，欲求死也。丞相若殺之，則招不義之名。成全徐母之德。徐母一死，徐庶知之，必死心搭地以助劉備，而盡力報讐也。不如留之，則使徐庶身心兩處，縱使助劉備，亦不盡力也。昱自有小計，必賺徐庶至。

許至

妙手

元直

此以輔丞相也。操然之遂送徐母于別室養贍。程昱如親母待之。昱乃詐言曾與徐庶為昆弟。時常送物。必以手啓。徐母亦作手啓。以答之。昱賺了徐母筆跡。字體詐修書一封。差一心腹人持書逕奔新野。縣尋見徐庶行幕。使軍士達知。庶知母有親書至。悉喚入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上達。徐庶拆封視之。書曰。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悽之間。不期曹丞相使人賺到許昌。言汝背反。下于縲縶。賴程昱等力救。若得汝降。能免吾死。如書到日。可想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孝道。却圖歸耕救國。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絲。專候救濟。更不多囑。

徐庶覽畢。淚如湧泉。持書來見玄德曰。某本潁州徐庶字元直。為國逃難。更名單福。昨因荆州劉景升。推賢納士。特往見之。與之論事。方知無用之人也。故作書以別之。黃夜至司馬水鏡。庶上訴說其事。光

鏡深責庶不識主。却說劉豫州在此。何不事之。庶故作狂歌于市。以釣使君。幸蒙不棄。孤陋。曲賜重用。爭奈老母被曹操奸計。囚于許昌。將欲垂命。特書來喚。不容不去。非不欲效犬馬之勞。以事使君。爭奈慈親被執。不得盡其力也。今且暫歸。尚容再會。玄德哭曰。子母之道。乃天性也。元直無以備為念。而割其天愛。待與老夫人相見之後。再從聽教。庶乃拜謝。庶便欲行。玄德曰。再聚一宵。來日相餞。孫乾等入見玄德。乾曰。徐元直乃天下之奇才也。久在新野。今回許昌。盡知我軍中虛實。若使此人歸曹。必重用之。來攻我軍。勢必危矣。望主公苦留。休教放去。使曹操見庶不去。必斬其母。庶知母死。必與母報讐。力攻曹操也。玄德曰。不然。使人殺其母。吾獨用其子。乃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絕子母之道。乃是不義也。吾寧死而不為不仁不義之事也。眾皆感歎而去。玄德請徐庶飲至半夜。庶曰。今聞老母被囚。盡

不為不

不為不

不為不

金波玉液亦不沾腸胃也。玄德曰：聞公之行，使備如失左右手。遂請  
屏風籠，亦不甘味也。二人相泣，坐而待旦。諸將已于郭外安排發行。  
玄德與徐庶上馬出郭至長亭下馬相辭。玄德舉盃勸徐庶曰：備分  
淺緣薄，不能與先生相從聽誨。望先生善事新主，以全孝道。庶泣曰：  
某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別，實為母之故也。縱曹  
操逼勒專之，終身不設一謀，豈不忠也？非所願也。玄德又曰：先生此  
去，劉備亦欲遠遁而避世也。庶曰：本欲與使君共圖王霸之業，若  
此方寸也，今以失老母之故，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于事。請使君  
別求大賢以佐之。共圖王霸之業，何心及如此也？玄德曰：愚意度之，  
恐天下無如先生者。庶曰：吾雖樸庸才，非樸棟也。使君可求樸棟以  
佐之。玄德泣謝。徐庶謂諸將曰：望諸公善事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  
標青史。休效庶之無始終也。諸將皆感傷而別之。玄德淚如雨下。不

是  
一  
副

是  
一  
副

是  
一  
副

卷相辭，又送一程。彼各上馬。玄德與徐庶並轡而行。玄德曰：先生此

去，備心如割，無復有匡扶王室之心矣。庶曰：使君保重，以圖再會。玄

德曰：各天一方，未知相會却在何日。不覺又行十里。庶辭曰：不勞使

君遠送，庶當星夜而行。見老母矣。玄德又送十里。諸將請回。玄德就

馬上執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劉備奈何？淚沾襟袖，庶亦掩面而哭別。

玄德立馬於林畔，看庶乘馬，從者匆匆而去。玄德放聲大哭。孫乾亦

勸主公，休如此痛傷。玄德曰：元直去矣，吾將奈何？疑淚而望，被一大

樹林隔斷。玄德以鞭指曰：吾欲盡伐此處樹木，徐乾曰：何故伐之？玄

德曰：因阻望徐元直也。正望之間，又欲趕庶而送之。忽見徐庶拍馬

而回。玄德曰：元直來，莫非無去意乎？遂下馬相迎。庶亦下馬而來。玄

德曰：先生此回必有王意。庶曰：庶心緒如麻，失却一語，有一大賢，只  
在襄陽城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見訪。玄德曰：君可與某請來相見。

是  
一  
副

是  
一  
副

是  
一  
副

甚好。庶曰：此人非比庶也。後君可往相見，不可屈致也。使君知得此人，可比周得呂望，漢得張良，有經綸濟世之才，補完天地之手。其人每自比管仲、樂毅，以庶觀之，管仲、樂毅不及此人也。玄德曰：此先生才德何如？庶曰：吾比此人如騫馬以並麒麟，寒鴉以配鸞鳳，庶何足言之。此人乃天下一人耳。玄德大喜曰：願求大賢姓名。庶曰：此人乃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其父名珪，字子貢，為泰山郡縣丞，早卒。時從叔父玄，為袁紹所署豫章太守。後漢朝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景升有舊，往依之。不幸玄卒，其人與弟均、躬耕于南陽，好為梁父吟。屢姓諸葛，名亮，字孔明，所居之地有一岡，名臥龍岡，故自號為臥龍先生。此人乃當世之大賢也。使君意宜枉駕見之。若此人肯相輔佐，何慮天下不定乎？玄德曰：昔備在水鏡庄上，有云：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備再問之，但言好好而已。莫非伏

龍鳳雛乎？庶曰：鳳雛，襄陽龐統是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皆是龐統公之所言也。玄德踴躍而長歎曰：今日方悟伏龍鳳雛之語。何期大賢只在目前，非先生一言，備有眼如盲也。後人謂徐庶走薦諸葛亮詩曰：

痛恨高賢不再逢，臨歧哭別滿情濃。片言却似春雷震，能使南陽起臥龍。

四海蒼生在倒懸，豫州天可謾求賢。不因徐庶臨岐薦，怎得西川四十年。

徐庶薦了孔明，再別上馬而去。玄德聞徐庶之語，似醉方醒，如夢初覺。方悟司馬德操之言也。引眾將回新野，便具畢辭厚幣之禮，同關張兩去南陽請孔明。先說徐庶上馬想，玄德留戀之情，恐怕孔明不去。遂乘馬直至臥龍岡下，馬入庄見孔明。孔明問曰：元直此來必有

事。故。糜。曰。糜。本。要。事。劉。玄。德。為。因。老。母。被。曹。操。所。囚。馳。書。奉。召。乃。捨  
 此。而。往。糜。臨。行。時。將。公。薦。與。玄。德。望。勿。擔。阻。可。往。見。之。嘗。展。平。生。之  
 大。才。不。負。風。昔。之。所。學。也。孔。明。聞。之。作。色。而。言。曰。爾。以。我。為。享。祭。之  
 儀。姓。乎。拂。袖。而。入。糜。乃。羞。慚。而。退。上。馬。趨。程。而。赴。許。昌。見。母。未。知。玄  
 德。來。請。孔。明。還。是。如。何。





